中土夜话

人生莫测　多少迷蒙
真相明心　缘到福成

第 38 期　2012 年 3 月 15 日

什么才是最可怕的？

文/吴艳霞

我是天津市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，一九九九年底，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关进市级洗脑班里强迫“转化”（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）。做“转化”工作的人都是从市里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头头脑脑们。“转化”我的人给我洗脑时，我就给他们讲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。有人悄悄跟我说：“你别老讲你们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好，越好才越要被镇压。传达给我们局级干部的文件中就讲：之所以要镇压法轮功，就是因为你们做得太好，对党形成威胁了。”

我问她：“为什么要害怕好人呢？好人越多，不是对社会越有益吗？”她无语。

在洗脑班，我见到了我们上级单位的一个局级干部。法轮功被迫害前，他曾陪他妻子去参加过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。他见到我，马上情绪激昂地跟我说：“太及时了！应该镇压了！那么大的会，好几百人，清风雅静的，没有一个人在下面说小话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！甭说咱们的党委书记会，中央、人大开会时，还少不了睡觉、开小差、交头接耳的呢。可怕呀！当时我一见你们的会场，就觉得对党有危险了！”

他说：“党号召‘五讲四美’什么的，跟走过场似的；你们师父教‘真、善、忍’，丢了命你们都要坚持……法轮功的凝聚力、感召力这么大，这早该镇压了！”

我说：“你这是什么理论啊？”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我感到的是悲哀，这还是人的正常思维吗？

记得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，我曾问过我的学生，炼法轮功的同学和没炼功的“三好生”有什么不同？学生给我举了个例子：我们学校浴室的下水道经常堵，如果有其他人在场，那些“三好生”也会去掏，若没人看到，他们就未必了；而炼功的同学只要看到堵了，不管有没有人看见，为了大家方便，他都会去做。因为，他们做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也不为求得别人的认可，他们帮助别人没有任何个人目的，就是考虑做这事是否能让别人受益。

这样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人群，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讲，都是有益的。可是在当今的中国大陆，“好”却成了罪过，成了遭迫害的理由。这才是天方夜谭啊。

害怕好人，迫害好人，是非整个都颠倒了，这对一个民族来说，难道不是最可怕的吗？◇

央视建议我炼法轮功

文/大陆法轮功学员

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，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，做过多次手术，满身都是刀疤，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，说我最多还能活 3—5 个月，只能回家等死。

那时是 1999 年初。我当时非常痛苦，很不甘心，我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就要死了呢？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，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：炼法轮功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，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，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。

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，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，大量的鼻涕、眼泪、痰不停的流、吐，真是翻肠倒肚，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。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友告诉我：“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，说明师父管你了，是好事。”

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，和功友们一起读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，精神愉快，心情舒畅，气色也很好，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？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？吃的什么药？我如实告诉他们：“我哪个医院也没去，什么药也没吃，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。”大家都为我高兴。

正在这时候，1999 年 7 月 22 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：我炼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，它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，出尔反尔了呢？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？我非常痛苦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眼泪流个不停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……

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，在这期间，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，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、迫害我，还冤判我五年徒刑，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。◇

感悟人生

一生能被几回骗？

我天生自命不凡，但却常常被骗。上当受骗在如今倒是随处可见，但有几次却铭心刻骨、终生难忘。

“六四”冲击

我上大学正好赶上军训，对于传达的中央在“六四事件”的果断、合理的处理深信不疑。

来美国后第二天，我就和来接飞机的同学们干了起来。我跟他们打赌，天安门根本没死人；对“六四”的反面造谣全是西方反华势力而为等等。可是同学们给了我两盘录像带，一盘是“六四”实况转播，一盘是讲“六四”的专辑。看了带子，我才意识到自己“被洗脑”了，以前的盲目自负不见了踪影。除了感慨谎言宣传的“高明”，我有点无可名状的恨：恨他人、但更恨自己糊涂，难怪中国的好多事怎么都搞不好。

法轮功的震动

我没读过《转法轮》，但从国内的报导，我得出的结论是：“大陆精神空虚才导致这类玄说的出笼。XX 党的报纸是要倒着看，但是这一次 XX 党对法轮功的处理是正确的！”

可是一年后，一件事让我从无可名状的恨转变到对于自己的怨。事情是这样的。

那天中午去华人超市买菜，顺便也吃个午饭。我和太太各买了三盒饭，就去找座。中午人真多，只看见靠近排队的一张桌子旁，有位小伙子在低头喝茶，桌上有一用过的饭盒。我过去有点不太客气地说：“你吃好后，可不可以让给我们坐？”小伙子没吱声，随手把饭盒和茶杯都收了，还用餐巾纸擦了擦桌子，朝我笑了笑站起来就走了。

我和太太还没扒上几口饭，猛然看到一个少妇一手提着一摞饭盒，一手牵着一位小女孩，径直走到那小伙子跟前，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在嘀咕发牢骚：怎么等了那么久，连个座都占不来。小女孩也吵着要吃饭。

当明白刚才我的座位是怎么回事时，我眼睛便湿了——天底下真有这样老实的年青人！

真想跟他交个朋友！正好对面空出个座。我赶紧把桌子占了下来，太太招呼他们过来。我与小伙子对坐着一边吃一边聊，才知道那小伙子是炼法轮功的。太太们也在闲聊着，一个说：“你先生脾气真好，哪来的福气呀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才不呢，你不知道他以前的大男子主义那德行，炼了三年法轮功才好的，我现在不反对他炼了。”走时，我们交换了电话，小伙子留下了一份《法轮功简介》的小报。

这是我出国后吃得最久的一顿午饭。太太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看完了报纸还发什么愣。”我说：“这份报纸可能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！”

回家后，我一下午都没有平静下来。记得有谁说过：被人骗了一次是别人的过，被人骗第二次那是自己的错。我直闷气，怎么又被中共给涮了。还是太太心平，开导说：“为什么他们（中共）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反对法轮功呢？你读那么多书，其实早该自己明白了。”可是，我到现在才明白。希望还不算晚。◇

现代民间故事：

阴司错抓人

文/飞明

陈登珍，安徽人。二十八岁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，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，陈登珍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是个无神论者。

一天，陈登珍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，使得父母悲痛欲绝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丧事办的很是简单，入殡时母亲发觉陈登珍的手竟还是软绵绵的，告诉大家，家人无不感到奇怪，摸他身体也是软的，不见僵硬。再仔细观察，陈登珍的面像觉得他好象在睡觉一样，但就是看不到有呼吸心跳的迹象。

大家议论纷纷、啧啧称怪。父母更是伤心不忍将他立刻埋葬，于是继续把他的尸体停放在家中，派人专门守护，希望出现奇迹，陈登珍能起死回生。三天后，有人发现陈登珍面色逐渐红润，不长时间真的醒了过来。家人又惊又喜，问他可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睡了这么多天？谁知陈登珍答道：“是鬼差抓错了人，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陈登珍。”

大家越发不明就里。原来那天陈登珍猝死之后，恍惚中被两个阴差领着走了很长时间一段路，来到一个地方，许多人都站在那排队。一个判官模样的拿着一个簿子点名，另外几个差官也在那不停地忙碌着。当有人喊到“陈登珍”时，陈登珍赶紧应了一声，那个判官打量了一下陈登珍，显出惊诧的神情。问他多大岁数，家住哪里？陈登珍一一作答。那判官有些迷惑：“你今年才二十八岁，这簿子上写的可是六十八岁啊，难道是弄错了，让我再查一查。”

几个判官调出文卷仔细核对起来，过了一会，那个判官仰起头来苦笑道：“抓错了，抓错了！是陈老院的陈登珍而不是这位陈小院的陈登珍。”赶紧派鬼差护送陈登珍还阳，就这样死去五天的陈登珍又活了过来。

众人听了陈登珍的叙说后无不感到惊叹，看来阴曹地府是真实存在的啊！因为当时处于文革高潮，这些事情都是被视为迷信，是要受到批判的，家人都保持低调，但陈登珍死而复活的故事还是悄悄流传开来。

村里有人就是不信，也有人半信半疑。有位好事者多方打听，终于打探到陈老院这个地方离陈小院有几十里的路程，便专门赶了过去一问，庄里确实有一个叫陈登珍的老人，前不久刚刚病故，死时六十八岁。

那位好事者感叹道：“原来老人们说的生死轮回、善恶报应确是真实不虚啊！”

几十年过去了，陈登珍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了。2012 年农历新年，我在老家时偶然听到一位长辈说起这件事，感到新奇便记录下来。◇